



*Erasmus and the Age
of
Reformation*

伊拉斯谟传

伊拉斯谟与宗教改革

Johan Huizinga

【荷兰】约翰·赫伊津哈 著
何道宽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HPAKAEI
PONOI

*Erasmus and the Age
of
Reformation*

伊拉斯谟传
伊拉斯谟与宗教改革

Johan Huizinga

【荷兰】约翰·赫伊津哈 著
何道宽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Publication has been made possible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Dutch Literature.

Copyright © 1924 by Johan Huizinga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05-19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拉斯谟传:伊拉斯谟与宗教改革/(荷)赫伊津哈著;何道宽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0
ISBN 978-7-5633-7629-2

I. 伊… II. ①赫…②何… III. 伊拉斯谟, E. (1466 ~ 1536) — 传记 IV. B503.9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13208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395790-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9.5 字数:230千字

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5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 中译者序

一、一本非同寻常的书

这是一本厚重的书。作者赫伊津哈 (Johan Huizinga, 1872—1945) 是荷兰历史学家, 英译者乔治·诺曼·克拉克是英国历史学家, 传主伊拉斯谟 (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 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著名的人文主义者。

约翰·赫伊津哈是欧洲文化史权威, 他的主要代表作已经有中文译本。我与他间接相知二十来年, 在阅读、翻译和研究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过程中了解到他的《游戏的人》; 两年来又直接和他对话, 先翻译了他的《游戏的人》(花城出版社, 2007), 接着又翻译了他的《中世纪的秋天》和《伊拉斯谟传》, 由此结识了两位荷兰大师, 通过他们了解了荷兰文化, 通过他们进一步去学习人类共同的人文主义传统。

乔治·诺曼·克拉克是英国历史学家, 以学术成就封爵, 著作等身, 代表作有《英国简史》、《剑桥近代史》、《17世纪史》、《近代早期欧洲史》、《17世纪的战争与社会》、《都铎王朝后期》、《牛顿时代的科学与社会福利》等。

作者赫伊津哈和传主伊拉斯谟相隔四百年, 但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赫伊津哈之所以要为伊拉斯谟树碑立传, 不仅是想要继承和发扬他的学问, 而且是想学习他宽容的态度和反战的立场。伊拉斯谟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 赫伊津哈对两次世界大战也持坚定的反对态度, 1922年成书的

《伊拉斯谟传》就透露了他的反战立场。

赫伊津哈擅长印欧语文学、欧洲文化史、比较语言学和比较文化，代表作有《中世纪的秋天》、《游戏的人》、《伊拉斯谟传》、《明天即将来临》、《文明复活的必要条件》、《愤怒的世界》、《17世纪的荷兰文明》、《文化史的任务》、《历史的魅力》、《痛苦的世界》等。

伊拉斯谟是欧洲北方最著名的人文主义者，通晓希腊语和拉丁语，终身用拉丁文写作，翻译和校订了大量古代典籍和《圣经》，创作了大量的人文著作，把人文主义思想传遍欧洲，对当代和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代表作有《新约圣经》（希腊语和拉丁语双语版）、《圣哲罗姆文集》（9卷）、《愚人颂》、《格言集》、《基督教君主的教育》、《基督徒士兵须知》、《论自由意志》、《箴言集》、《对话集》等。

《伊拉斯谟传》是一面镜子，我们借以审视传主的生平和成就，同时又观照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的荷兰和欧洲。这一面镜子既反映了风起云涌的宗教改革，又折射了传主心静如水的隐士情怀；既透视了伊拉斯谟的历史深度，又折射了赫伊津哈的批判精神。

在中世纪文化的评价、古典学问的追求、印欧语文的掌握、温文尔雅的人性、色彩斑斓的学问、好学深思的精神、乱世之中的平和、抨击暴政和战争的立场上，作者和传主是那么相近相通。

《伊拉斯谟传》共21章，再加伊拉斯谟书信22封，有几个突出的重点：第五章《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第六章《渴望神学》，第九章《愚人颂》，第十一章《神学之光》，第十二、十三章《伊拉斯谟的思想》，第十四章《伊拉斯谟的性格》，第十六章《宗教改革》，第十八章《与路德论战》和第二十一章《结语》。

第五章的重点之一是介绍他初期的重要作品《格言集》，这是古代经典名句集萃，加上他自己的理解、评注与发挥，体现了他的人文主义精神。伊拉斯谟迅速成为欧洲北方人文主义者的典范。

第六章的亮点之一是他早期的作品《基督徒士兵须知》，体现了他以

道德和审美为主的基督教神学思想。

第九章介绍《愚人颂》，这是他最主要、影响最深远、普及程度最高的作品，在辛辣的嬉笑怒骂之中传递出各种不同的信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可以从哲学、宗教、社会、政治各方面去进行解读。书中主人公“愚夫人”就是伊拉斯谟的化身，她大智若愚的思想符合古今中外圣贤的思想。无论读者取何态度，他都可以在轻松的笑声中陶冶情操、净化心灵。

第十一章讴歌伊拉斯谟在净化神学上的伟大成就，凭借他那部双语版的《新约圣经》等神学著作，伊拉斯谟成为罗马教廷、欧洲神学界、宗教界、学术界、天主教和新教共同顶礼膜拜的“世界之光”。

赫伊津哈用第十二、十三两章的篇幅介绍伊拉斯谟的思想，其中的重点有：伦理和审美倾向，语文学和道德倾向，基督教和古典文化互相发明的思想，既非哲学亦非史学的头脑，回归古典纯净的源头，《圣经》里的人文主义，自由、澄明、纯净、质朴的真理，唯实论和不可知论倾向。

第十四章剖析伊拉斯谟身心矛盾、思想悖论的根源，从非婚生子、身体孱弱、经院禁锢、回归希腊罗马典籍和基督教典籍的主张等方面加以介绍和剖析。

第十六章和第十八章应该是本书的重中之重，本书的英文题名是“伊拉斯谟与宗教改革”。伊拉斯谟为宗教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他主张从天主教内部进行改革，反对新教用暴力和革命反对教廷，坚定不移地走中间道路；天主教和新教都拉拢他、借重他、利用他，但他最珍惜的是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反对依附、反对站队；他对宗教改革时期的激烈论战和对抗冲突抱超脱的态度，作壁上观，所以罗马教廷和新教领袖既不满意他洁身自好、退守书斋的态度，又拿他无可奈何。

最后一章的重点是：伊拉斯谟与16世纪的精神既相契又相悖，他那彻底的理想主义和温和的头脑，使他无意之间担当起了百年启蒙者的角色，他对新教和天主教双方的改革都产生了影响。

本书选录的 22 封信多角度展示了伊拉斯谟的心灵世界和思想世界。

赫伊津哈这部《伊拉斯谟传》介绍的伊拉斯谟著作数以十计,按照出版年代择其要者有:《反蒙昧主义》、《常用通俗语手册》、《格言集》、《箴言集》、《丰富多样的语言》、《书信指南》、《对话集》、《基督徒士兵须知》、《基督教君主的教育》、《阿尔卑斯颂歌》、《愚人颂》、《修道院长和文人的对话》、《婚姻赞》、《和平之控诉》、《论忏悔之道》、《论戒荤食》、《君王的婚姻教育》、《基督教寡妇的道德》、《论教会的和谐》、《论自由意志》、《关于对土耳其人宣战》、《论儿童的成长与文理教育》、《驳路德所谓意志的不自由》、《新约圣经》(希腊语和拉丁语双语版)、《尤利乌斯被拒于天堂之外》、《论基督教寡妇》、《论布道艺术》、《奥利金文集》、《未经战乱者的无知》、《论西塞罗的语言》、《论基督教会的纯洁》。这些作品显示他视野之广阔。

二、伊拉斯谟的学术成就

就笔者所知,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学者为伊拉斯谟立传,这个人叫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 1881—1942),书名为《一个古老的梦——伊拉斯谟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赫伊津哈和茨威格所做的两种传记都用尽了一切赞美之词,肯定了伊拉斯谟的学术成就和历史地位。这些赞誉既有作者两人的褒扬,也有伊拉斯谟同时代思想领袖的歌颂:“唯一的权威”、“思想之王”、“世界之光”、“世界明灯”、“时代启蒙者”、“时代的大脑、心脏和良心”、“现代思想的先驱和铺路人”、“北欧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现代精神的先驱”,等等。

法国、意大利、荷兰、德国的出版商为了争夺他的著作而不惜互挖墙角、背信弃义,神学家和大学教授以结识伊拉斯谟为荣,有人甚至吹嘘自己非伊拉斯谟的书不读、非伊拉斯谟的书不教。教皇、君主、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无不以得到他的赠书为荣。各阶层的人争相与他通信,争相传

阅甚至半途拦截他的书信,以得到他的回信而感到无上光荣;到了他的晚年,出版社每年至少为他出一本书信集,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他的《格言集》、《对话集》、《愚人颂》、《基督徒士兵须知》刊印发行几十版。在那个没有版权意识的时代,多少出版商盗印他的书啊!在那个没有版税、稿费少得可怜的时代,四十岁以后能够用稿费养活自己的人,那真是凤毛麟角。

在15世纪和16世纪之交,伊拉斯谟“对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贡献恐怕要超过其他人贡献的总和”。“在所有人文主义者中,全世界家喻户晓的恐怕只剩下伊拉斯谟的名字了。”

三、伊拉斯谟的历史地位

“尽管伊拉斯谟登场的时候,早期的人文主义已经亮相一百多年,但对他那个时代而言,他的思想还是崭新的。古典文化和基督教精神的融合,是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梦寐以求的理想……可古典文化和基督教精神的融合要等到伊拉斯谟来完成。”(英文版第103页,以下引文均为英文版页码。——中译者注)

伊拉斯谟有一段写实的文字颇能说明他受人尊敬和拥戴的程度:“然而无论我身居何处,我都受到最值得赞誉者、最受人赞誉者的赞扬。西班牙、意大利、德国也好,英格兰、苏格兰也好,没有一个国家不想召唤我去分享他们的殷勤好客之道。即使我并非受到一切人的喜爱,无论如何,我的确在最高贵的地方受到人家的喜爱。罗马没有一位红衣主教不把我当作兄弟……主教、大执事和博学多才的人就更不用说了。”(第215页)

他在生命行将结束之前说的一句话表明他受欢迎的程度:“每天都有许多人对我表示感谢,因为我的书激发了他们的兴趣,无论他们的长处是什么,他们的热情都投向了向善的人性和神圣的文学。那些人从未见过伊拉斯谟,然而由于读了他的书,他们了解并喜欢伊拉斯谟。”(第191页)

本书作者和伊拉斯谟同时代人对他的评价散见于各章。我们仅以第二十一章和《伊拉斯谟书信选》的几条摘要为例，借以管窥蠡测。

在《伊拉斯谟书信选》的导语里，赫伊津哈对伊拉斯谟做了这样的总体评价：“他操劳过度、病痛缠身，总是疲于奔命地应付数不尽的写作计划。许多信的结尾总是有‘匆草’、‘无暇读以上的文字’之类的附笔。终其一生，伊拉斯谟总是顽强地死守中间路线。在宗教问题上，他既反对旧传统的腐败和僵化，又反对新变革里那不妥协的暴力。在治学问题上，他既反对新的异端，又在虔诚的借口之下拒绝使用批判的方法去研究古典文本。”（第 197 页）

赫伊津哈认为，伊拉斯谟“是一个时代的启蒙者，一条宽阔的文化溪流从他那里流淌出来，不舍昼夜”。（第 190 页）

赫伊津哈又断言，伊拉斯谟是现代精神的先驱。“他的思想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形成了一股潜流；到了 18 世纪，他释放的讯息开花结果了。在这个方面，他无疑是现代思想的先驱和铺路人，他为卢梭、赫尔德、裴斯泰洛齐以及英国和美国思想家奠定了基础。”（第 192 页）

四、悲剧性的理想主义者

1517 年 10 月 31 日爆发了欧洲历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神父马丁·路德在教堂外面贴了一张“大字报”，揭露并抨击罗马教廷的积弊和赎罪券，后世称之为《九十五条论纲》。几年之内，教会分裂，教徒对抗，宗教改革开始了。保守的天主教徒和主张改革的“抗议宗”（新教）分庭抗礼，“抗议宗”内部激进和温和的派别也纷争不息。

俗谚云：“伊拉斯谟下蛋，路德孵鸡。”保守的天主教徒指责伊拉斯谟支持和纵容激进的路德，甚至怀疑他是路德的捉刀人。以路德为代表的改革派竭尽全力拉拢他，企图以他为旗帜。伊拉斯谟陷入了极其痛苦的境地。他是绝对的理想主义者，以净化错讹众多的《新约圣经》、净化神

学、净化教会为己任，希望以自己的精神产品为教廷服务，为教会献身，为太平盛世摇旗呐喊。和平是他的追求，对抗使他痛苦不堪。

路德的“大字报”犹如晴天霹雳。他精神痛苦，身份尴尬，美梦幻灭。

他反对拘泥于形式主义，但他不盲目反对行礼仪、做祷告、守斋戒、望弥撒，更坚决反对颠覆教廷、颠覆传统。

伊拉斯谟是诗人气质和理想主义的神学家，以纯洁基督教神学为己任，主张回归基督教元典，对《圣经》进行勘误、校订、解释，用异教的经典比照研究《圣经》。他校正了通俗拉丁语《圣经》的错误，校订了前人出版的希腊文本《新约圣经》，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希腊语和拉丁语双语版的《新约圣经》，使《圣经》得以“净化”。他认为，凡是真善美的东西都符合基督教的精神。他推动了神学和哲学，但又未能进入正统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殿堂，因为他毕竟是诗人和散文家。

在神学问题上，他的身份很尴尬。他用大量辛辣的著作批判传统教会的弊端，所以他的部分著作在他身后被罗马教廷列入“禁书目录”。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在传统教会内部进行修补，反对路德发动的教会“革命”。他主张节制、温和、宽容、和平，坚决反对暴力和战争，是彻底的和平主义者。

他坚定地走中间路线，既批判传统教会的腐败，又反对新教的暴力和过火行为。以路德为代表的改革家和以教皇为代表的保守派都争夺他的支持。改革派想让他当“旗手”，教廷想让他当“侍从”，而他都坚定不移地拒绝了，他珍惜身心自由和独立人格。他是真正的隐士、书斋型的学者和诗人。1517年路德“揭竿而起”之后多次和他辩论，试图让他放弃中间道路。1535年，他已经病入膏肓，教皇还以红衣主教的职位拉拢他，希望他疏远改革派。

终其一生，他紧守中间立场，毫不动摇。有人说得好：激进的路德和加尔文、温和的茨温利、天主教耶稣会的创始人罗耀拉都吸引了大批教徒，但伊拉斯谟却吸引了大多数的基督教徒。

伊拉斯谟高度珍惜和谐、和平与和善，但他很难在现实生活中看见这些价值。他感到理想幻灭。在短暂的政治乐观主义之后，他不再说起黄金时代，而是用沉痛的话说起罪孽深重的时代、最不幸的时代、最难以想象的堕落的时代。（第 152 页）

五、丰厚的遗产

伊拉斯谟达到了其他人文主义者难以企及的高度，成为欧洲北方的“圣人”、“明灯”、“巨星”。他是彻底的国际主义者，居无定所，四海为家，逐学术和出版而居，以结识各国一流学者为荣。他是旗帜鲜明的和平主义者，《和平之控诉》、《论教会的和谐》、《未经战乱者的无知》表明他反对战乱，《尤利乌斯被拒于天堂之外》讽刺好战的教皇。

他清理和净化的古典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他大智若愚的思想、他的教育主张、他的博学机智和幽默都成为后世宝贵的遗产，难怪我们 21 世纪的中国人还要学习他。

伊拉斯谟享年七十岁，但他个子瘦小、终生病弱、痛苦不堪，四十岁就自称老态龙钟，并随时准备了却余生，能够活到七十岁实在是一个奇迹，能够成为宗教界和学术界的明灯更是奇迹。

奇迹当然要靠奇才。他的传世之作《愚人颂》和《基督徒士兵须知》都是几天之内一气呵成的，他的《阿尔卑斯颂歌》是在翻越阿尔卑斯的马背上吟诵而成的，这就是天才。

他少年时代在修道院里就成了小有名气的诗人，写一手漂亮的拉丁文诗歌，这就是天才。

他的诗风清丽、晓畅、平易。“我的诗作里没有风暴，没有山洪冲决河岸，没有任何夸张的豪言壮语；语言极为俭省。我的诗作紧守疆界，而不是超越疆界，我宁可拥抱海滩，而不去劈波斩浪。”（第 105 页）

他二十九岁初闯巴黎就名震欧洲，这不能不说是天才。

他三十五岁开始学习希腊语,在三年之内就掌握了希腊语,并能够翻译和校正希腊古典文学、古典文献和《新约圣经》。须知,他的学习是在繁忙的读书写书之余,几乎是靠无师自通的自学。这不能不说是天才。

然而天才离不开勤奋。他几十年如一日、夜以继日、夙兴夜寐、废寝忘食、笔耕不辍,即使在舟车劳顿的旅途、在震耳欲聋的印刷厂、在病入膏肓的晚年,他都能够气定神闲地创作。

他写作时总是满怀激情。在巴塞尔的弗洛本出版社工作时,他仿佛是在“磨房里推磨”,写作、校订、督察、印制了几本书,“八个月内就完成了六年的工作”。

他的文字清晰、流畅,他的活泼、风趣、想象、兴味和幽默使他的文字富有魅力;他的一切作品对同时代人都具有难以抗拒的诱惑力;直到今天,一旦开卷读他的著作,我们也会沦为他的俘虏。他的全部才能使他成为文艺复兴精神的完美代表。首先是他形之于外的论述。他的文字绝不模糊、晦涩——总是容易理解的。一切如行云流水,如一股清泉。其调子、修辞特征和语气听上去总是那么恰到好处。(第 113 页)

《格言集》收录数以千计的希腊和拉丁格言警句、历史名句,再加上他调侃戏谑的评说。这些名句互相参照,使读者能够学习写作。

在《丰富多样的语言》里,多种表达的妙语扑面而来。以“你的来信使我非常高兴”、“我想快要下雨了”为例,他为每句话列举了 50 种不同的句式。(第 115 页)

《愚人颂》也达到了无与伦比的艺术水准,既不失轻松的喜剧幽默,也不曾落入露骨的粗俗窠臼。只有能够在诡辩术的钢丝上名副其实地翩翩起舞的人,才能够达到这样的艺术品。在《愚人颂》里,伊拉斯谟自始至终在深刻真理的边缘上翱翔。虽然《愚人颂》是献给那个时代的作品,但它能够以轻松活泼的调子驾驭如此浩繁的内容,所以它仍然使今天的我们受用无穷。我们应该记住:《愚人颂》是名副其实的嬉笑怒骂之作,但它的笑声值得玩味、发自内心。(第 75—76 页)

伊拉斯谟的教育实践和理论是一笔丰厚的遗产。青壮年时代,为了谋生而聚徒授业的时候,他就编订了不少拉丁文读本和写作教材,比如《常用通俗语手册》、《丰富多样的语言》、《书信指南》、《论学习方法》。此外,他的传世名著《格言集》、《对话集》和《寓言集》也发挥着教谕的功能。再者,他还写了一些教育专论,比如《基督教君主的教育》、《君王的婚姻教育》、《论男孩的礼貌教育》、《论童蒙的自由教育》、《论儿童的成长与文理教育》等。

他的翻译达到了至善的境界。

他记述翻译欧里庇得斯悲剧的体会说,那“真是绞尽脑汁、呕心沥血啊,凡是进入这种翻译领域的人都会感觉到个中甘苦”。(第 205 页)

他主张译家博学、严谨:“因为把地道的希腊语翻译成地道的拉丁文需要译者具有非凡的艺术家才能,他不仅需要要有丰厚的学识,而且要有驾驭两种语言、玩赏语词于指尖的才干,况且他还必须具有极其机敏的头脑和敏锐的目光。译事之难到几百年间无人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以诗译诗,而且原诗又如此多变和陌生,译事之艰辛就不难想象了。欧里庇得斯不仅时间上离我们久远,写的又是悲剧,而且他的剧作文字洗练、结构紧凑、不尚虚饰,不多一词一符;所以即使改动或省略一词一符,那也是一种罪过。”(第 205 页)

他主张忠实于原文,不同意译:“一方面,我不赞同西塞罗容许并实践的意译(我几乎要非常不客气地说不赞成);另一方面,作为经验不足的译者,我宁可犯过分小心的错误而不是过分自由地翻译。我宁愿在沙滩徘徊踟蹰,也不愿意沉船在大浪中挣扎。我宁可让学界抱怨译文没有文采、没有诗意美,也不愿意缺乏对原文的忠实。最后需要表明心志的一点是……如果我履行翻译职责时宁可准确地再现原文的质朴和优雅,而不是用我不熟悉的夸大其词,他们就不应该抱怨我,因为我从来不会钦佩那种夸大其词的风格。”(第 206 页)

伊拉斯谟离开我们将近五百年了。他的作品全部用典范而优美的拉

丁文写就,我们读不懂,他的时代离我们更远,但他的精神、道德、人格和学术追求却是跨越时代、地域和民族文化的,是永恒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圣洁的人文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

何道宽

2007年9月19日

◎英译者序

vii 二十多年前,在一个阴晴交错的春天早晨,本书作者约翰·赫伊津哈造访牛津,我给他担任向导。这不是他初到牛津,他熟悉主要的建筑,所以我们去看不那么著名的建筑。我心里想,虽然他是世界知名作家,我们陪同他游览的两三个小时也许和我陪同其他客人游览的感受差不多吧。然而,这一天的游历却让我终身难忘。他熟悉这些古建筑的功能,熟悉缔造者和建筑师的意图。不过,既然他这位历史学家的著作涉及大学和学术的历史,他熟悉这些古建筑原本就在你的期待之中。真正使我惊喜交加的是他那独具只眼的洞察力。他告诉我,四会塔(Tower of the Four Orders)上的哪些装饰图案是常见的,哪些是不常见的。他指着万灵学院(All Souls)的霍克斯穆尔(Hawksmoor)双塔,点评其优点,一般人很难具有这样的鉴赏能力。我对他的绘画才能早有耳闻,在和他边走边谈的过程中,我深受他坚强而沉静人格的感染,他那艺术家敏锐的感知力和寻求真理的决心融为一体了。

viii 赫伊津哈大器晚成,四十岁出头才一举成功,闻名遐迩。他的创造才能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与其说是来得缓慢,不如说是在静悄悄的酝酿之中。他的友人知道,他的才能得天独厚,不过友人和他本人都无法预见他的研究会走向何方。1872年,他出生在格罗宁根省,这是荷兰最北边的主要城市。他在家乡一直读到大学,研习的范围包括荷兰历史和文学、东方语言、神话和社会学。他擅长语言学,稳步积累了高深的学问。不过,他既不是早慧的神童,也不是无所不知的学者。理科和时事难以吸引他的兴趣。在他大器晚成之前,能够满足他的似乎是幻想,而不是研究。三十

岁之前,他在哈雷姆教历史,至于最终是献身于欧洲研究或东方研究,他实在是举棋不定。在脱离中学教学之前的两三年里,他已经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兼职教梵文。但以后进入他家乡的大学担任历史教授,几乎是偶然的机遇。终其一生,他有一个有别于常人的特点:经过一段创造期、写完一本书之后,他总是要搁下曾经吸引他的课题,转向另一个课题,用一段时间沉潜下去研究新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辑录到赫伊津哈的八卷本全集(第九集正在编纂)里的专著和文章,涵盖面非常广泛。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常常回头研究以前匆匆而过的历史的各个方面,所以他洞悉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生活。有人说他既不是学究,也不是教条,这样的评论恰如其分。在格罗宁根大学执教的十年里,他确定了终生的研究方向。他的婚姻美满,孩子纷纷降临,脑子里的许多要素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他敏于优雅的文风,典雅的文采和严谨的学问彼此协调、相得益彰。他植根于荷兰民族环境和学术环境的传统之中;正如荷兰人民的历史探险和荷兰大学传统的历史探险一样,他的好奇心并不受制于时间、空间或偏见的局限。他的研究方向越来越明确,他研究的核心课题是文明;他发现,文明是人类已然实现的理想,人们创造的文明具有无穷多样的形式,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提高人的生活水平。

赫伊津哈内心的成就感使他进入最佳状态,然而与此同时,他周围的世界却面目全非了。1914年,荷兰在大战里中立,可它周围的所有国家都在交战。同年,他的妻子去世,丧妻之后的第二年,他被聘为莱顿大学教授,执教通史,他终身在这个岗位上执教。大战结束之后,他的大部头史学著作《中世纪的秋天》问世,他在历史学界享有盛名的地位得以确立,该书的英文译名是 *The Autumn of the Middle Ages*, 主题是 14 世纪和 15 世纪法国与荷兰的生活与思想的样式。世世代代以来,英格兰人把中世纪理想化了,所以他们并不觉得《中世纪的秋天》里的一些主要思想很新奇。相反,荷兰人却觉得这些思想新奇,因为许多荷兰人把文艺复兴当作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纪的开端,而且很多荷兰人认为,宗教改革开启了一个更

加美好的新世纪。由于英美两国卷进了大战的漩涡,所以《中世纪的秋天》使人回想到理性的标准,痛感有必要回归理性。赫伊津哈这本书作为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将长期享有重要的地位。

赫伊津哈这本《伊拉斯谟传》比《中世纪的秋天》篇幅略短,是其姊妹篇。《伊拉斯谟传》初版于1924年,也是他创作最佳时期的作品。传主是一代人中的核心思想人物,伊拉斯谟所处的时代是中世纪刚刚结束的时代,赫伊津哈把这个时代称为中世纪衰落的时代。从《伊拉斯谟传》的许多篇幅来看,作者对传主抱有特殊的同情态度。他在伊拉斯谟身上花的笔墨也可以用来描写他自己,至少可以用来作为他对传主那个时代变革的回应。

这篇序文未必适合我们详细分析赫伊津哈对那个时代进行拷问和诠释时所做的回应,也不适合对他的成就做精心的总体评价,我们只能够简单介绍他晚年的生活与工作。他被公认为荷兰的思想领袖之一,1937年的第二次婚姻使他重享天伦之乐。然而,西方世界彤云密布。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露头之日起,赫伊津哈就以简单明快、气定神闲的态度坚决反对。德国人入侵荷兰以后,他对一些同事说:“我们要保卫莱顿大学,保卫荷兰科学和学术的自由。那一时刻很快就要到来,当它到来时,我们要为此而贡献一切力量,包括我们的财产、我们的自由,甚至是我们的生命。”
x 德国人关闭了莱顿大学,把赫伊津哈劫为人质,此时的赫伊津哈老态龙钟,身体虚弱。接着,德国人又把他放逐到荷兰东部一个偏远的教区软禁起来。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中,他仍然坚持写作,而且保持了他优美的文笔。战争结束之前的冬天,解放大军已经逼近荷兰,他和战区的其他贫民一样忍受着黎明前的艰难困苦,但他的精神是坚不可摧的。1945年2月1日,他溘然长逝,离荷兰解放只剩下几个星期。

G. N. 克拉克

1952年4月